

· 琼剧 ·

刘介梅

丁 邑、崔 焉原著

莽 夫改编

广东人民出版社

人 物 表

- 刘介梅 二十八岁。(第一次上场时的年纪, 以下各人均同此)
- 刘朗成 介梅父, 五十八岁。
- 刘 母 介梅母, 五十多岁。
- 刘 妹 介梅妹, 约十岁。
- 仙 梅 介梅妻, 二十一岁。
- 苏 民 三十岁左右, 土改时是介梅所在区的区委, 后来是县委的部长。
- 刘敏三 介梅小时朋友, 大介梅一岁, 土改时是村长, 后来是农业社的主任, 党支部书记。
- 周大青 也是介梅儿时朋友, 大他二岁。
- 大 香 大青的妹子, 十五岁。
- 来 顺 大青的儿子, 十岁。
- 陶么叔 将近四十岁, 后来是农业社生产队队长。
- 陶 器 么叔的儿子, 十五岁。
- 刘敏尧 贫农, 二十五岁。
- 朱八爹 中农, 约五十岁。
- 曹老七 富裕中农, 人称“三多”、“三不愁”, 五十岁左右。
- 七 娘 老七的妻子, 小他几岁。
- 周少贤 二地主, 不到三十岁。
- 干部甲 新中农。
- 干部乙
- 干部丙
- 换糖的
- 农业社群众
- 扩干会群众
- 高弼生 地主。
- 杨六仪 地主的狗腿子, 高家打手。

第 一 场

时间：1950年冬，刘介梅婚期。

地点：刘介梅土改分得的新房屋里。

人物：刘敏堯、大香、陶器、来順、刘敏三、刘介梅、陶么叔、苏民、刘朗成、曹老七、七娘、周少賢、群众。

景 在这新屋里靠左是刘介梅的新房，农村新夫妇所需用的家具衣物差不多都有，右边是堂屋，有一門通刘朗成的住宅，堂屋大門右侧有一条宽角道，是通厨房的，从大門望出去，可以看到門前塘边的秀丽景色。

幕启 乡亲们帮刘介梅把旧屋的东西搬来，刘介梅和几个青年在房屋里收拾，大香领着几个小伙子在布置喜堂。欢乐动听的音乐吹奏，幕徐徐开。

刘敏堯、大香、陶器、来順：（合唱高腔）長江波涛，万里流蕩，千年苦难，去不复返。

刘敏堯：（唱高腔）貧农翻身，蒙共产党……

大香：（高举毛主席象唱高腔）是毛主席，給咱温暖。
（挂起毛主席象）

刘敏堯：（唱高腔）介梅三代，討米受难……

陶器：（唱高腔）现得良田，又住新房。

来順：（唱高腔）这些幸福，誰給咱帶……

大香：（唱高腔）千万記住，飲水思源。

刘敏堯：（唱高腔）喜联写出，新的希望；

陶器：（唱高腔）紅通通的，貼在两旁。（貼对联）

来順：（见門前紅灯还未挂，唱高腔）門前紅灯，要挂成

双……（挂灯）

刘敏堯、大香：（合唱高腔）照得农村，喜乐洋洋。（刘来順、陶器

敏三挑了一担东西进来，里面有新房摆的用具，炮竹、糖果、香烟等）

众人：啊！村长！哈哈！（笑）

刘敏三：（唱中板）大伙这欢乐相帮，快活得象长了翅膀。——介梅呢？

大香：（向房里努下嘴）人家忙呢！

来順：大叔！快把炮给我放。

陶器：那我去拉介梅拜堂啦！（欲下）

刘敏三：莫慌，新房布置好了吗？

大香：哎哟！真是关心群众的好村长呵。

陶器：請大叔……

刘敏三：好。

〔同抬东西进房，大香、陶器等忙把花，热水瓶、镜……摆设起来，敏三、敏堯等挂画片。〕

刘敏三：（唱中板）新房里，光闪闪，甜如蜜，万年欢。

大香、陶器：好。（唱）两朵梅花齐开放，

众人：（合唱）生产能手鳳配鸞。

〔刘介梅从内房上。〕

刘介梅：（对众拱手）哎哟！有劳諸位兄弟费心了！

来順：介梅叔！你看村长领导我們这样布置，象不象？

刘介梅：好极，好极！

〔曹老七、七娘喊着“恭喜，恭喜”上。〕

曹老七：介梅！恭喜你新婚，老七送紅綢被一面，礼輕看在情誼上，收下吧！（递被）

七 娘：祝你步步高升，子孙滿堂。

刘介梅：七爹！我們床帳鋪盖，穿的用的样样都有，請你帶回去吧！（退还礼物）

七 娘：这是頂好的縐紗被呢！特为你买来的。

刘介梅：七娘！我这被子是参加工作的时候，苏区委叫他爱人亲自縫了送給我的，温暖得很。

七 娘：收他的，不收我們的……

刘介梅：多了我也用不着。

曹老七：新旧社会情礼一样，你該賞脸才对。

刘敏堯：哎哟！既送来了就收下吧，来，我来代收。

刘介梅：敏堯……

七 娘：介梅，就这样吧。村長，介梅翻身真翻得彻底呵！
（唱中板）刘介梅，过去是三代討米，今与前比差排天，旧社会，貧人挨饿受凌迟，新社会，才把貧人救活起，新人新屋几雅致，发家致富欢乐万年。

刘敏三：（唱）要不是，共产党，上巴河，哪来刘金刚？想从前，苦数要算介梅重，土改时，斗争地主他最强！若要搞好大生产，得多出几个这样的人。

陶 器：（唱五字板）金刚名响亮，早传播四方，我年紀虽小，也有大志量，我一定，学他干劲搞生产，爭做一个小金刚。

刘敏三：哈哈！陶器你也要做小金刚？

陶 器：以前我叫做陶器，从现在起，我就改名叫陶金刚！

大 香：陶器总归是淘气，頂多是个淘金刚。

陶 器：香香，你不該小量人啦！土改时出了个刘金刚，搞

大生产嘛，（指介梅）我就要跟他比一比。

来 順：还有我！

刘介梅：好好，都来。

曹老七：哎呀，一个金刚变两个，真是对本对利了。

大 香：大哥！那你带头就要带好呵！

刘介梅：我带不了你们这队娃娃兵！

大 香：呵，你今天成大人了！

〔陶么叔提了一卷白菜，一片肉上。〕

陶么叔：二哥，恭喜恭喜！

刘介梅：（忙出招呼）么叔！你老人家来啦！

陶么叔：老屋的东西还搬未完？介梅，新社会我送点新东西。

刘介梅：这……

陶么叔：么叔送得，你也收得。（顺手把菜肉送）

〔周少贤溜进来。〕

陶 器：（发现周少贤）你来干啥？走走！

〔苏民上，站在门口望着欢乐的人们，未被发现。〕

周少贤：我是来向介梅叔贺喜的。

陶 器：呵味，呵味！不要地主，不要地主！

周少贤：喂，地主也是个人嘛，何况我是二地主，又不乱说乱动……

大 香

陶 器：（同时）滚，滚，滚！

米 順

周少贤：这是介梅叔的好日子嘛，你们连个大小脸都不赏，

这象什么话！连乡长、区长对我都不这样，那天区委碰到我，都叫我一声咧……

陶 器：（已经发现区委）区委叫你？地主你转头回来看看

看！

周少賢：啊！（見了区委拔腳就走。大家笑了起來）

蘇民：好熱鬧，恭喜恭喜！

眾人：区委來了，歡迎，歡迎！

劉介梅：蘇区委！

蘇民：介梅，我今天一來向你道喜，二來告訴你，準備調
你到控溝鄉工作組去支援土改，那里很緊張。

劉介梅：是不是就要走。

蘇民：工作雖然緊張，可是也不能誤你結婚，你歡歡喜喜
的結了婚，過几天才去報到吧！

劉介梅：我是個黨員，不能耽誤工作。

蘇民：黨也不會叫你不結婚。跟黨走，聽黨話，革命是個
長遠的事。

陶么叔：介梅批准入了黨，又結婚，加上新工作，真是三喜
臨門了。哎，還不請区委坐？

蘇民：还用請？喲，這副對聯寫得好：“土改英雄，鬥爭
地主好榜樣；革命夫妻，努力生產做模範”。橫聯
呢，沒寫？

大香：陶器，陶器，橫聯怎么不貼？

陶器：來順，來順，橫聯呢？

〔內中有人說：“請区委寫”……〕

劉介梅：（取出橫聯）在我這里，我來貼。

劉敏三：（念橫聯）“發家致富”？不好不好，太不相稱。

（区委微笑表示同情）請区委再寫一張。

劉介梅：貼上去算了，不要麻煩区委。（貼上橫聯）

曹老七：（討好地）這橫聯意思真好！

〔周大青幫着劉朗成挑着一担破破爛爛的東西進來，

朗成手捧着討米的破碗破瓢。

众 人：恭喜二爹！

刘介梅：（不愉快，拿起破爛东西往外甩）爹！不要了，不要了！

刘朗成：（夺过来）这是三代人的，我要留着。

刘介梅：（生气）大青哥，担去丢掉它。

刘朗成：大青，挑到我房里去。呵，区委！（笑着把手中的破碗破瓢扬了扬）我們三代就是这点祖业。

刘介梅：（不快）……

〔大青把东西挑进去。〕

曹老七：介梅！这是好采头，嗯，三代……五世其昌。

陶么叔：不，这叫金玉满堂，該留着的。

苏 民：对呀！老人家最懂得艰苦，留着也沒有坏处。

〔一小姑娘跑上来說：“时候到了，新娘到門了！”〕

陶么叔：村長！快吩咐秧歌队、腰鼓队跳起来，热热闹闹去接新娘！

〔房間里熱鬧起来，刘敏三指揮着大香一把拉介梅往外走……在欢乐的鑼鼓声中幕落。〕

第 二 场

时间：1953年秋季大丰收，实行統購統銷时。傍晚时分。

地点：刘介梅家。

人物：仙梅、大香、換糖的、曹老七、七娘、刘朗成、刘敏三、朱八爹、陶器、陶么叔、来順。

景：从刘介梅家里可以看出他的生活有了显著的提高，在屋內陈列

增加了两口衣箱；在通往廚房的寬角道上放着他父親新制的壽木，觀眾可以看見壽木的頭部。

仙梅：劉介梅的兒子炳方在搖籃里入睡，仙梅搖着搖籃。

仙梅：（唱中板）解放方把苦根除，土改得翻身做主，四鄉人人都贊美，積極分子配模範夫。到如今，成家室來兒子有，須求咱生活好久，但望此後家發富，不再象前候苦楚；介梅雖然當幹部，可是啦，他薪水，除家用不多存有，幸得我，得曹老七他携顧，暗放些賬不把臉露。（炳方哭，仙梅急從搖籃里抱起來）

〔大香上。

大香：仙梅嫂！快上夜學去啦！

仙梅：公公不在家，炳方纏住腳，你對老師說不去啦。

大香：今晚替你說，明晚不准你再逃學了！

仙梅：小鬼頭，哪個想逃學？

大香：那我就走啦。（欲下）

仙梅：大香！

大香：呀？

仙梅：有事要和你商量，過幾天要做炳方周歲了，想請你哥設法！

大香：呀？呵，聽說哥哥已經弄到一點錢了，會送來的。

（下）

仙梅：好好走呵！（又搖搖籃。屋外傳來“破爛東西換糖啦，破爛東西換糖啦”的叫喚聲，仙梅側耳聽了一下，站起來想了想）又不討米了，把那些東西留着臭，留着爛，倒不如拿來換糖吧。（轉身找了一簍破爛東西拿出來，向外叫着）換糖呵，換糖呵！（出門去了）

換糖的：（內聲）哪里要換糖呀？

仙 梅：（內聲）在这里，在这里！

〔有頃，听见外面敲糖的声音，爭吵的声音，刘朗成把一簍破爛的东西提回来，仙梅跟在后面。〕

仙 梅：爹爹！

刘朗成：留着不換。

仙 梅：爹，留着有啥用？……

換糖的：（內聲）糖包好了……

刘朗成：（朝室外）不換，不換！

〔搖籃里的炳方哭起来。〕

仙 梅：炳方哭要吃糖……

刘朗成：呀！要吃就买一点吧！

換糖的：（在門外）到底換不換了？

仙 梅：（沒好气地）不換了，不換了！

換糖的：呀，不換？（吵进屋来）不換，何必耽誤我工夫……

（边走边罵）破破爛爛一大堆，留着养老送死，传宗接代……（下）

刘朗成：（边提进屋边說）传宗接代又怎样？（下）

〔仙梅嘴里咕嚕着，招呼炳方不哭。〕

〔大青挑着一担谷子上，曹老七跟上。〕

周大青：阿嫂。（指着谷子）

仙 梅：（喜形于色，朝房內努下嘴，輕声地）放下吧，七爹、大青請坐。我叫大香妹捎信，你就来了。

曹老七：嘿嘿，好容易找到他。仙梅，要不是为了你們……

大青，你說吧。

周大青：弟妹！（唱）去年借你六万銀，本和利扣算分清，
现还你，谷子一担錢二万，剩下来的請暫寬延。

仙梅：（唱）去年你，因病困难没人管，七爹話我心不安，旧社会，你和介梅共患难，到今天，怎能讓你缺食穿，瞞公公与你周旋，只怕外人把我閑談。

曹老七：（唱五字板）借貸本自由，你何必愁忧，要不是亲友，半文难出手，幸你瞞公公，臂助他一手。

周大青：（唱）感你夫妻把我救，借貸的事保不外溜。

曹老七：大青呀，她是瞞介梅做的，要是給介梅晓得鬧起来大家都不好。

仙梅：是呀，那四万块钱，大青哥还是替我想点办法。

周大青：（唱二字板）弟妹呀！我不相瞞，直話这时，这二万錢，来源根底，是托七爹，押三斗地，湊这石谷，兌足銀子，介梅如回，請你替我，說寬一时，容我有便，就奉还他。

仙梅：（唱四字板）我是瞞他，借給你錢，这事怎能，对他提起。

曹老七：（对大青，唱叠板）都是怪你，不懂大体，欠債又重，忠言逆耳，我們为你，費心掩盖，也盖不住（止），統購統銷，落乡之时，人家余粮，都不开齿，你連口粮，都尽卖之，这就怪得你自己，怎能說人迫你还錢。

周大青：唉！統購統銷政策是为了国家，剩下一点谷子不卖给政府，自己問心也过不去呢。

曹老七：統購統銷只是統余粮，那你可說：“收的粮食还了債沒有余粮了！”

周大青：这样說出去也不光采。

曹老七：哼！你真不听劝呵！仙梅，我看你还是替他遮盖遮盖吧！那四万錢就作为一担青苗錢，大青你收割了就

担来还她。

仙 梅：（認真）七爹！介梅是个干部……

曹老七：哼！你真笨，干部就不吃飯？我們誰都不說，哪个晓得呢？

周大青：弟妹，說句迷信話，只怪这两年气运不好，刚还清旧社会的債，家里就又死人病人……唉！我不会忘記你們的好处，我要走了，谷子放在哪里？

仙 梅：……这样吧！籬你明天才来拿呵！大青哥！屋里烧的沒有了，爹又沒空，来时帮我砍担茅柴来。

周大青：我也沒有工夫……

仙 梅：大哥哥！你也不是外人，你看該算几个工，就算几个工吧！

曹老七：你看，仙梅还不賢慧？（大青走）大青！我囑咐你一声，莫听那些干部的話哪！

周大青：（难为地）……（下）

曹老七：（跟到門口）你要是不听话，以后我就不管你的閑事了。

仙 梅：（寻思放谷子的地方）这谷子……

曹老七：（早已看出仙梅的內心，暗笑）想找放谷子的地方嗎？

仙 梅：（点点头）……

曹老七：（指着棺材）这里好嗎？

仙 梅：哎哟！你真会想，来。（向內房努嘴）輕点！（二人把谷藏在棺材里，仙梅慌忙把籬放到一边时，棺材盖压住老七的手）

曹老七：哎哟哎哟，压住了！

仙 梅：（寻找）什么压住了？

老七：手，手，这……手！

仙梅忙抬开盖子。

老七：（看手）压结血了，这棺材真重！

〔刘朗成上。〕

刘朗成：棺材怎么样？

曹老七：（忍痛、陪笑）嘻嘻！我是顺便来打听你老人家报几多余粮的，那晓得看见你这副新制的寿木，嘻嘻！真不错！

刘朗成：哎！你喜欢它？你不是也有一副吗？（走去看寿木，摸摸盖子）

仙梅：（忙按住盖子）爹！介梅说：上回敏堯哥帮你油的漆已退了，他要替你老人家再油一次。

刘朗成：哎！我有个棺材睡，比你婆婆命好多了，还漆干啥？

曹老七：大哥！还是漆一下才象样子……呵！大哥！你的余粮报了没？……报了多少？

刘朗成：有多少报多少。

曹老七：要防春荒呀！你比不得我啊！

刘朗成：哎……？是，你是“曹三多”——田多、钱多、余粮多，底子厚。老七，你该提高觉悟多卖点。

曹老七：（瞟仙梅一眼）大哥，老七一定学习你。（试探）你多卖我也多卖。

刘朗成：我卖八百斤，你呢？二千斤，还是三千斤？

仙梅：爹！咱哪有八百斤？

曹老七：哎哟！我三四百斤都拿不出来，你……

刘朗成：（准备出去）你就报二千斤也不多，走！

曹老七：到哪去？

刘朗成：我找敏三报账去，我劝你早些去报好完成任务，一

同去怎么样？

曹老七：大哥！你家人口一年比一年多啦，你拼命帶头，介梅他……

刘朗成：嗯！各凭各的心。（下）

仙梅：爹……（沒应）唉！

曹老七：哼！“养子防老，积谷防飢”，你讓公公……

仙梅：（唱）孝順媳妇受欺負，刘家事我难做主，唉！順公公难如丈夫，两边受气难当媳妇。

曹老七：（唱）卖粮人人不愿意，都想留着做生意（理），仙梅你，可搭着我的名义，做生意以求进取，本翻本来利滾利，瞬眼家道就兴起，这样积累三五年，子子孙孙永享富裕。

仙梅：（犹豫）这样做，别人要說閑話吧！

曹老七：哈哈！你土改时也是个积极分子，又不是地主富农，怕啥？再說，你的錢又不是剝削来的，而是劳动換得来的，他們那些閑話用錐子都錐不入呢。

仙梅：（認以为是）……

〔屋外自行車鈴响，刘介梅推車上，車上挂滿了吃的、用的、玩的东西。〕

刘介梅：仙梅！爹呢？

仙梅：（帮着摆好車子）出去了。

刘介梅：家里余粮报了沒有？

仙梅：（不耐煩）不用問我，我做不了主。

曹老七：（插嘴）你老爹爹要帶头，已找刘敏三去了。

刘介梅：我爹是翻了身的貧雇农，兒子又是干部，比別人当然要积极些。

曹老七：啊！你們坐，我还有事。（要走）

刘介梅：不送，不送！
仙梅：

〔老七沒有下去，在外面偷听。〕

刘介梅：仙梅！老七这样的人，以后少要和他来往。

仙梅：我說老七这人倒不錯。（有意地）咱家人口一年要多一年了，靠你这个干部……岂不是又要象旧社会那样挨苦么？人家老七几会打算，农忙时种田，农闲时做生意，剩余的錢也放些賬，本翻利，你看人家的生活几好呢！

刘介梅：放賬……？

仙梅：（插断）呃，借貸自由么。（劝說）你只听我，那二百万元和五石谷的发財計劃就有指望咯！

刘介梅：（認以为是，点点头）把东西收起来吧！

仙梅：你买些什么东西？

刘介梅：（一件一件交給仙梅）这是新花样的衣料，这是腊鴨、海参。海参吃发奶补人呢！这是爹的呢帽。

仙梅：炳方呢？

刘介梅：啊！赶路紧，我忘記了，下次才給他买点吃的东西。

〔七娘上。〕

七娘：老七！

〔老七赶紧掩住她的嘴，拉她偷听。〕

刘介梅：仙梅，余粮的事，爹到底怎么說？

仙梅：（仍不高兴而撒娇地）余粮，余粮，鬼余粮，死余粮，你莫問我好不好？

刘介梅：（不明其妙）究竟是怎样？

仙梅：他找刘敏三去了，

刘介梅：（有点紧张）哎！找敏三去？报多少？

仙 梅：听说报八百斤。

刘介梅：报多少？

仙 梅：八百斤，八百斤！你未必耳聋呢！

刘介梅：（坐立不安）哎呀！糟了，糟透了！

仙 梅：怎么啦？

刘介梅：唉！（唱告罗腔）天何这将我摆弄，蚀财丢人面无光！村口偏遇，那鬼村长，我向他报，二百斤粮，这是为咱，长久想量，怕办社后，缺粮飢寒，到如今，老的进步少落后，真是使我无颜见人。

仙 梅：（唱争辩腔）都是怪你少商量，非是我累你难堪。

刘介梅：（唱争辩腔）我帮邻乡把身翻，难道你心不喜欢？

仙 梅：（唱争辩腔）鸟有巢来牛有栏，谁似你，长年劳碌光为人。

刘介梅：（唱争辩腔）我也想，丢干部回家生产，怕的是，人讲退坡脸无光。

仙 梅：（唱争辩腔）只要咱，生活富裕年年强，他人话何足管。

刘介梅：（唱中板）她的话，正正是似我想望，句句说中我的心坎。

〔曹老七紧张地对七娘耳语，得意地同下。〕

〔刘朗成和刘敏三上。〕

刘朗成：（发现车子）噫介梅回来了。

刘敏三：是，回来了，我在村头遇到他。

刘介梅：糟了，敏三来了！（尴尬、紧张）

刘敏三：介梅！

刘介梅：唔，请坐，请坐！

仙 梅：（张罗）我烫水去。（下）

陶朗成：介梅，你回来正好，我們早点把余粮交出去好完成任务。

刘敏三：是呀！介梅，这次卖粮，我們党员要起带头作用。

陶朗成：村中拥护統購統銷的人是多数，也有人鬧得不象話，象朱八爹那样的人，也滿乱叫，我一呕气，报了八百斤。

刘介梅：那好，老人当了家也一样，我們不起带头作用还行嗎？

刘朗成：敏三！馬上把谷子挑去。

刘敏三：忙啥？叫阿嫂莫煮茶，我走了。（要走）

〔朱八爹气咻咻地闖进，陶器跟上。

朱八爹：莫走，趁区里的干部回来在家里，我們評一評理。

介梅呀！（唱）村長自己爭功重，群众艰苦他不管，硬逼要公鷄生蛋，逼粮逼得人心慌，再卖只有卖口粮，可憐我，連口粮也快吃完。

曹老七：（不知什么时候也赶来了，唱）卖余粮变卖口粮，鬧得人日夜不安！不怪上面怪下层，村長他，不是人民的勤务員。

陶器：（唱）曹老七，你說无粮誰个信，七娘买糖为何因？

曹老七：（唱）你們是积极分子，說話不能捕风捉影不查虛实！

〔七娘拿糖果上找仙梅。

七娘：（沒有看見众人）仙梅，仙梅！

曹老七：快点回去！（七娘要走）

陶器：慢走，七娘！你前天是不是买糖果？

七娘：你这个短命鬼，生不秤杆大，就来处公判直，我办糖果干你屁事呀！